

自序

孟子學是我多年來讀書主要的興趣之所在。這個學術領域之所以長期吸引我，主要是由於孟子思想系統範圍廣闊，顯微無間，同時兼具現實性與超越性，並且將這兩種表面上互不相容的思想質素完全融合為一體，使孟子思想成為一個「極高明而道中庸」的系統。比較具體地說，孟子思想的現實性，主要表現在孟子的辨義利、別王霸、明公私之上。孟子生於政治激變、社會動盪的戰國時代，他堅持理想主義，以王道理想強聒時君，勸梁惠王以仁義，直斥梁襄王以不似人君，絕不曲道以從君，亦不曲學以阿世，不枉己以從人，在亂世中樹立「大丈夫」的人格典範。但是，孟子關懷現實政治，並不是僅從現實出發。相反地，孟子認為人不僅僅是「政治人」，也不僅僅是「社會人」，人是整體的存在，人有其超越性的根源。人性與天命原是融合為一體的，從一方面看，每一個現實生活中的生命源自於超越的本體；從另一面來看，也只有愈深入於人的本性，才愈能瞭解天的意志或本質。因此，孟子思想所展現的是一個「既內在而又超越」的人性世界。而這種超越性，又必須在現實中覓其落實之處，使它不流於空寂玄思。

孟子這一套將超越性與現實性貫通的思想體系，一方面以不能自己的「四端之心」，證明人的內在善苗的普遍必然性，鼓舞人興起心志承擔人間的苦難，撻伐暴君，駁斥邪說，而不流於「馬基維利式」的爭權奪利。孟子提醒人們，現實生活有其超越根源，從而賦予生命以博厚高明的意義感；另一方面，孟子將人的超越性落實在現實生命之中，使生命不流入空寂與虛無。個人的生命因為擁抱人民、面對憂患，而充滿了強韌活潑的動力。這是孟子之所以能夠深刻地撞擊每一個時代的讀者的基本原因。

在東亞思想史上，中日韓歷代許多思想家深為孟子這一套「既內在又超越」、既富現實感又有理想性的思想所吸引，起而註孟、釋孟、闡孟，甚至攻

2 孟學思想史論

孟、排孟、斥孟，留下數量可觀的著作；甚至專制帝王朱元璋讀《孟子》至草芥寇讎之語而大怒，德川時代講官為日本皇太子講《孟子》，亦避民本而不敢言。這些正面詮釋或反面批駁孟子的論著或行動，在君主專制體制下的帝制中國或德川日本或李朝朝鮮，使《孟子》這部經典成為為苦難人民伸張正義的福音書，而不是象牙塔裏的高文典冊。東亞思想史上孟學詮釋史的發展歷程，不僅展現與現實互動的政治意義，而且也透露思想氣候變遷的消息，使思想史工作者為之砰然心動，起而尋幽訪勝，抉發義蘊。

《孟學思想史論》這套書的撰寫，就是為了闡明孟子思想的特質，釐清其所蘊涵的問題，並進而探討東亞思想史上孟子學詮釋之發展軌跡。這套書預計三卷：卷一主要的任務，在於解析孟子思想的特質；卷二的內容預定探討中國思想史上孟子學的流變；卷三則預定分析德川日本思想史上孟子學的發展。現在所刊印的卷一，可以作為爾後第二卷及第三卷論述的基礎。

第一卷的內容共包括兩大部分：一是〈論述篇〉；二是〈集釋篇〉。兩者互相呼應，不可分割。〈論述篇〉各章析論孟子思想的各個面向，所提出的論斷，雖是個人一家之私見，但絕非閉門造車，而係以〈集釋篇〉所條扎歷代中日韓儒者釋孟之言論作為參考，故所論可以與歷代儒者相印證，使千年如相會於一堂之上。反之，本書〈集釋篇〉出入中外諸家，取其精華，去其糟粕，益以己見，勒成新詮，自有一套義理作為根據，此即〈論述篇〉之所以作也。如此兩相配合，庶幾〈集釋篇〉觀書不徒為章句，而〈論述篇〉說理不謬於古人也。更具體地說，〈集釋篇〉第一篇及第二篇就《孟子·告子上》二十章及《孟子·公孫丑上·2》，詳加集釋，創為新解，實與〈論述篇〉第二及第三章論孟子及孟子後學之生命觀，互相呼應。〈集釋篇〉第三篇集釋義利之辨章，以作為〈論述篇〉第四章及第五章論述孟子社會思想之基礎。〈集釋篇〉第四篇集釋王霸三章，則與〈論述篇〉第六章析論孟子王道政治論相呼應。附錄二篇分就《孟子》書中所見鸞禮之文化史涵義，及馬王堆帛書《五行篇》之「形於內」一語，試作詮釋，皆以近日讀孟之餘，就相關資料，略加董理，以就教於高明。本書部分篇章是國科會資助研究計畫之研究成果（〈論述篇〉第二、第四章研究計畫編號：NSC78-0301-H002-04；〈論述篇〉第一章及〈集釋篇〉

第四篇研究計畫編號：NSC 79-0301-H002-31)。爲能早日獲得學界友朋的指教，本書各章初稿曾發表於《清華學報》、《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》、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》、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、《科學發展月刊》及《漢學研究》等學術期刊，收入本書時均加以相當大幅度的修訂。在這部書寫作的過程中，我得到許多師友的指教，雖因名單太長而無法在此一一列舉他們的大名，但他們的情誼我衷心感激，長誌不忘。

將近一千年前，北宋政治家王安石誦讀《孟子》，景仰孟子之餘，寫下了這樣一首詩：

沈魄浮魂不可招，遺編一讀想風標，
何妨舉世嫌迂闊，故有斯人慰寂寥。

這首詩也很能夠烘托出我現在寫完《孟學思想史論》第一卷時的心情。孟子生於戰國亂世，但他所高唱的是人民勝利進行曲，他不屑爲日薄崦嵫的封建制度唱輓歌，他所堅持的理想主義，他所展開的強韌的生命力，他所樹立的「大丈夫」的人格典範，千百載以降仍是現代人的「永恆的鄉愁」，仍強有力地撞擊著現代人的心靈。這部書就是我在這種心靈的邀約與撞擊之下，所提出的一點讀書心得，我誠懇地企盼海內外學界先進的指教。

黃俊傑
1991年暮春
序於臺北市